

流星族休闲花园



我其实很天真

内容简介

她很平凡，他很出色；
她不善辞令，
他句句如刺心头；
她摸不透他的心意，
他看不清她的纯朴。
原来天真与黠，普通与出色，
都只是形式而已，
在真爱的面前，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 援 第十一辑 轱珠雅编 援—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圆)年(猿)月

陨孕晕苑京猿陨孕原陨孕恩原陨

I 援流 援援 II 援珠 援援 III 援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援 (圆)陨孕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圆)陨孕雪第 (圆)陨孕恩号

流星族休闲花园 第十一辑 雪

主 编 押珠 雅

责任编辑：张红宇

装帧设计：黄 浩

出版发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陨孕恩号

邮政编码：陨孕恩陨孕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陨孕恩陨孕陨孕恩 陨孕恩

印 张：陨孕恩 字数 陨孕恩千字

版 次：(圆)陨孕恩年 猿月第一版

(圆)陨孕恩年 猿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陨孕恩陨孕恩陨孕恩陨孕恩陨孕恩

定 价：穴全 源册雪陨孕恩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水摇色

我其实很天真

员

“小言，记着穿那条无袖的粉红色裙子——”妈妈使着力在门外叫。

“我最不喜欢粉红色……”安言嘀咕了一句，慢吞吞地拉开衣柜门，在里面撩拨了好一会儿还是空着手。其实她一眼就能把目标物找出来，因为整个衣柜几乎都是素淡的颜色，只有那条像桃花瓣一样娇艳的修腰长裙似是万白丛中一点红。

在衣柜前站了好一会儿，安言还是将那件粉红色的裙子拿出来穿上。望向穿衣镜，轻轻张开两手，定在自己的身侧，再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镜中便是一个穿着粉红色衣裳的芭比娃娃。是那种可以被主人任意拆下四肢，或者重新装配的玩具公仔。

手缓缓垂下，她默默地坐在梳妆台前，为洁白的肌肤点上淡淡的胭脂。

妈妈又在门外叫了：“小言，快啦，你哥等得不耐烦

了,在说我们碍着他与同学聚会。”

“嗯……快好了……”安言轻应了一声,正在扫着腮红的动作突然停止了。她一转眼珠,从化妆盒中抽出一张化妆纸,朝已经淡红的脸蛋上横向一抹……

今晚,她即将要面对一个妈妈安排的相亲约会。这个时候的她,只是一颗棋子,无论漆成什么样的颜色,仍然不能脱离它是一颗棋子的事实。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从家里到位于铜锣湾的丽澄酒店要半个小时的车程。安言坐在车厢里,用惯常的沉默排斥着即将来临的约会。然而,在别人的眼中,她的沉默只是习惯,没有人会因此而感觉不自在。

周六的马路上人来人往,窗外的霓虹灯闪烁而过,被车子拉扯成抽象画家笔下的彩带,奇异地重叠着……她看见路的护栏内有一间酒楼的正面悬着大得吓人的月饼广告。嫦娥、玉兔外加五彩缤纷的鲜花。嫦娥仙子朱钗环缀,一身红红绿绿,看得人直皱眉头。七彩缤纷的,居然是让人烦躁的效果,弄不懂制造它的人,为何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一会儿哪,记得要叫人,每个都要叫,别又净是安安静静地垂着脑袋儿,适当的时候要绽个微笑,说上几句话,知道吗?”安妈妈在旁边轻声叮嘱女儿,眉间,难

掩丝丝期待的兴奋。

安言点头 ,安妈妈微笑着伸出左手 ,用食指轻轻挑起女儿左鬓一丝调皮的黑发 ,细心地挽于耳后 ;“你是我生的 ,也只有我最清楚你的品性……”她轻轻凑近女儿耳边 ;“谁娶着你 ,是他的福气——”

安言努力浅笑 ,她知道自己是生性沉默、性格乏味的人 ,并不能时时说些美妙而灵动的话。妈这样说 ,只是觉得一个不会轻易制造麻烦的孩子就是最好的孩子。然而 ,这并不代表她可以非常高兴地去接受这一场莫名其妙的相亲约会 ,即使她正无可奈可地履行着。

高兴与否是自己的感觉 ,是自由的。她会来 ,只为了要对那些她爱的人负责 ,比如妈妈、爸爸、哥哥。既然参加这样的相亲能令他们安心 ,她去就是。

踏入丽澄酒店 ,步入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大堂 ,迎面而来的便是一堵古色古香 ,雕着红楼十二金钗的大型梨木雕刻墙壁。两人转向左边走廊 ,进入电梯 ,直达十八楼的翠云阁。

步入精致的厢房大门 ,妈妈走在前面 ,她跟随在后。小巧的厢房里 ,弥散着一股淡淡的古龙水的香味 ,是薰衣草的味道。她轻轻地皱了皱眉头——她从不抹香水的。

轻缩了缩鼻子 ,一眼瞄见挂在厢房正中的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图》,当然是临摹本。画得还不错呢 ,安言心里说。

厢房左侧摆着一座漆木屏风，雕着一色的梅兰菊竹图腾。疏阔的屏风蓬隙间，她感觉有数束视线盯过来，盯得她实在无法置之不顾。安言轻一皱眉，从洛神身上收回视线，然后非常礼貌地半垂着眼睛，随母亲缓缓转过屏风，去接触那数束似乎很尖利的视线。

“安太太——来啦来啦，快，过来坐……”一个穿着暗色红花衣裳的中年妇女立即站起身子，眼睛猛瞄着安言，笑得什么似的走过来；“这位一定是安小姐啦！快，快过来坐，我为你们介绍！”她一边说，一边拉着安妈妈的手，另一只手似乎想拉着她。

安言没有伸出手，只是朝她微微一笑。女人也不介意，依然顶着笑成一团的脸，把二人张罗到宽阔的十二座大圆桌边坐下。

侍应上前，为新到的二人添了茶位，斟了香茶，略一欠身，轻轻退了出去。

“平姨总是笑容满面的样子，见了你就开心起来了。”安妈妈自不是省油的灯，客套之时，早已觑见座中惟一的年轻男子相貌堂堂了，心情立即好起来。

“来，我介绍，这是杜太太，这是她儿子杜淮……”平姨见着两个年轻人都好眉好相的，越发笑得起劲，似乎那一大封媒人利是就快可以袋袋平安了。

安言依然半垂着眼睛。刚才进来时，她只瞄见两个人，一个是中老年的女人，一个是年轻的男人，男人？对了，今天的男主角应该是位年轻的男人。

“这是安太太，这是她女儿，安……”

“叫安言！”安妈妈笑着接上口；她这名字好记，她爸爸本来要改安然的，后来说那然字下面烧着烘烘烈火呢，怕她受不了，干脆就改这个了。”

“真的很斯文很秀气，和名字非常相衬呢。”杜太太一直盯着安言，嘴角含笑说。她长得眉眼阔落，圆圆胖胖的，似乎是个敦厚之人。

“嗯，别的不敢说，单就这个我可是承认的，我这女儿从小就斯文听话，学习成绩也是顶尖儿。”安妈妈硬起脖子笑着对杜太太点了点头，很有点保证的样子。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杜太太连忙点头，一双眼睛满盈笑意地看着过来，似乎真的非常喜欢她。

“姓安名言，不错的名字。”一把浑厚好听的男音响起。

安言知道这个说话的男人就是今晚的男主角。她抬起眼睛微笑着向说话的人致谢，也适当地把握时间，用一个女性的眼光打量面前的男人。

一头略长的黑发，有点微卷，不知是天生的还是人工的，她分不出来，也没多加留意；眼睛略显细长，内中其实是带着笑意的，却又让人感觉有着洞悉世情的精明，渗着散漫的犀利；非常挺直的鼻梁和颌下透出的淡淡的须青，似乎已经用另一个方式告诉安言，这个男人有一股不羁的野性，他会排斥平淡的生活，他不会以结婚为相亲的目的。

安言不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却不得不因为眼前的一切而感觉奇怪——外在条件如此优越的男人，何必相亲？

同样，杜准也一边吃着茶点，喝着香茶，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面前的小女子——五官不算出众，杏尖的脸型，小巧的鼻子，皮肤非常洁白。整体外形干净清秀，声线文静轻柔，似乎让人立即确定她就是那种喜欢编织浪漫情梦，却又不肯轻易冲破规范的乖乖型女孩。

整张小脸上，惟一可以令他觉得略为吸引的地方，是她有两扇非常美丽的睫毛。在她轻垂眼睛的时候，会有一份独特而安静的韵味。这好像是她惯常的动作，因为从她刚进入厢房至现在，就经常不自觉地垂下眼帘。姿态没有造作，也没有要细细审阅他的行为举止的意思。

除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装出来的，女人有时很会做戏。杜准用五手指吊住茶杯轻轻啜了一口，掩映了眼中隐然跳过的疑惑。

“安小姐在那儿工作？”坐在对面的杜太太满脸都是一眼见底的亲切。要知道，这个女孩可是儿子点名要她托平姨约出来的哟。

“她刚刚大学毕业呢，我和她爸爸当然希望她到自家厂里帮忙啦，不过也会尊重她的选择……对了，你们叫她小言就行了，不用那么客气……”安妈妈连忙笑着替女儿应道。

“那整天在家会不会闷？”

“她会帮一些时装厂设计时装，初时只是尝试一下，现在订单越来越多，都忙不过来了。”安妈妈颇自豪地看向女儿。

“原来是设计师啦，真能干耶。”平姨瞄了一眼杜太太，但见她笑吟吟的，似乎非常喜欢这个安家女孩，自然起劲地煽风点火。

于是，三个已婚女人唠唠叨叨，用最轻描淡写，却又是实在刻意炫耀的方式赞扬着自己家的孩子。她们都赞得不亦乐乎，在言辞运用之间，似乎都有一套能力令对方非常愉悦。

旁边的杜准自然看穿了这份刻意，脸上挂着散慢的笑意，没有说话。脸孔看向窗外，眼中的神采却是跳动的。

平姨挑起一双精目看看杜准，再看看安言，凭她的经验，二人并不讨厌对方，然而，也不是十分吸引。要知道女孩一旦心动，面对意中人时总会坐立不安、小脸绯红的，但这个安言没有啊，看来得加重力度才行了。

“时间都不早啦，我们三个就到时代广场的玉器店看看，好不？”平姨对两个妇人使了使眼色，杜太太会意，立即点了点头站起身子。平姨高兴了，连忙一拍手说：“嘿，我昨天在那看中了一色配套的翡翠玉饰，可漂亮哪，叫他们留下，但口讲无凭嘛，得去下个订金稳妥些……”

安妈妈还在犹豫，平姨已经拉着杜太太离座了，再兜过这边凑在她耳边说：“让他们聊去吧，我们这些老家伙得退场了，不然可不成事哟……”然后挤眉弄眼地扯起安妈妈往外走去。

杜淮笑笑说：“伯母你放心逛去吧，我会送安小姐回家的。”

安妈妈连忙点头，又凑到女儿耳边：“你不用担心我，杜家有司机在门外等着呢，她们会送我回家，女儿不妨和他多聊聊，四处走走也不怕……”见女儿点头了，她又抬起脸对杜淮笑了笑：“拜托杜先生了……”

“行啦行啦，安太太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放心哪，那将来怎么把女儿交托给另一个男人？”平姨笑嘻嘻地碰了碰杜太太的手臂：“你说是不是？”

杜妈妈笑着点头，又转头吩咐儿子：“我们逛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小言哦。”

“我很乐意如此。”杜淮微微一笑。

三个女人满意地点头，一边说着一边往外面走去。安言明白他这句话纯属客气而已，听着却颇觉顺耳。

待女人们脱离视线，杜淮望着她微微一笑：“想去哪？”

“想回家。”他的嗓子非常好听，安言莫名其妙泛起一丝紧张。

“看来我们思想一致。”杜淮啜了一口香茶：“大家都是不想麻烦的人，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在此达成共识，以

免却一切的麻烦？”

心微微刺了一下——原来他在拒绝自己，安言淡然应道：“好的。”

“你未知我所说的意思吧，如何共识？”

安言微微一愣，不是拒绝吗？“你什么意思？”

“好久未见妈妈这么开心了……我绝对有理由相信，未来这几天我俩都不会太好过。”

安言沉默不语。她知道她和面前的这个男人，或任何一个相亲的男人的将来，绝对有一部分来源于家人的编排。所以，只要是一些可以令他们安心的举动她会竭力遵从，如果不是太过难以忍受的话。

杜淮闲闲的，眼睛却盯着她：“既然如此，为了省却麻烦，我们干脆做做戏好了。”

安言睁大眼睛：“做戏？你的意思是……这种说法只为应付她们……”

“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我不想说谎，而且我不知如何演戏。”安言几乎立即拒绝。

“你的意思是，除非有实际成效，否则你懒得浪费时间？”真是不知羞耻！杜淮眸子一眯，掩住内心突然泛起的冷酷。

“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觉得没必要去蒙骗爱我们的人，如果那样做我心里会不舒服。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可以时时留意着不让自己露出破绽的人。”

杜淮古怪地一笑：“这样的形容的确和你营造的外形相当合衬，一个标准型的乖乖女。”

她在“营造外形”？安言不禁有些生气：“我不懂你的意思。”

杜淮耸了耸肩，伸手从小蒸笼里拿起一个叉烧包，掐了一小块投进嘴里：“你真的喜欢任由父母捏圆压扁，不渴望自己想过的生活、想要的男人？不过，如果你真的软弱至如此地步，我会找下一任商量。”

安言一愣，半垂的眼帘显示她正努力思考着这个极具严重性的欺瞒问题，半晌，她终于再度抬头：“我应该如何看待你的角色？”

杜淮摸了摸鼻头，盯着她说：“男性朋友。”

“啊……”她轻声一应，小脸微微红了。

望着略显红晕的小脸，杜淮扯了扯嘴角，莫名的轻蔑油然而生：“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喏，我的给你……”他从怀中掏出皮夹，抽出一张卡片，以食指和中指夹着递给她。

“环宇国际旅行公司”？总经理？她望着卡面上的图标，慢慢皱起秀眉。

“怎么了，我的卡片有问题？”杜淮眼眸精光一闪。

“没，我突然想起，原来，原来我爸爸和你们有生意来往……”父亲的服装公司有一组休闲系列的服装设计图就是印着“环宇国际旅行”的，蕴蕴韵天，这个杜淮可是她家的米饭班主呢，为啥事前妈妈不和她说明清楚呢？

安言沉默不语，心中强烈感觉——情势变得复杂了。

杜淮眯着眼睛啜了一口茶，视线透过指缝观察安言。但见她面色淡然，毫不造作，莫非以为自己使诈让“环宇”蒙羞的计划处理得天衣无缝，因而神态自若？

其实今天的相亲是他刻意安排的。他就是要见识见识这个有能力设计出一系列让他有**韵味**的作品的女孩，要知道，当时竞争“环宇”服装代理权的还有十家公司。而他因为这种**韵味**，纡尊降贵与“朝阳”这等中型的成衣公司签订了两年服饰代理合同。

然而，在“朝阳”起了货版后的第七天，另一极具信誉的“千色”旅游公司的离职员工跳槽到“环宇”工作。那员工为谋得杜淮欢心，透露“千色”正在制作一大批最新款的旅游休闲服，甚至不惜痛下血本到日本采集最好的面料，然后附上一张服装平面设计图的复印件。杜淮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几乎气得吐血！

“千色”这批所谓最新款的休闲服，竟然和他向“朝阳”订制的休闲服款式大同小异！他们把蓝色暗格的面料换成草绿暗格，把拉链吊坠上那些珍稀鸟类的图腾改成走兽类，其他面料也换成同一色系不同质地的面料。

服饰和配饰是每一家国际旅游公司最重要的标识，无论到那里，都可以看到带有标识的同样颜色的服装，还有印在旅行赠品上的公司**蕴韵**，这些是最有力的活动广告，如同小鸟带着种子，飞翔在天空之时，把生命的

希望播在每一个角落一样。

两家大公司的 蕴韵都是深黄色；“环宇”是枫叶图腾；“千色”是麦穗图腾。老百姓通常是不会太留心这些细小的事物。所以，经常有小市民把两家大公司混淆，令杜淮火大不已，因而便经常采取转换旅游者的装备，用新款或独特的旅游服装来吸引大批游客。事实上，近年“环宇”比“千色”的人气旺了很多。

然而，这次“千色”公司偷窃“环宇”原创设计并稍作改动的事件，却全然打破了杜淮一直打得响亮的如意算盘！最令他气愤的是：“环宇”根本不可能向法院起诉“千色”侵犯其服装外形的专利。因为对方的货品推出比他早，更何况从事服装设计的人总会大量阅读杂志，参考其他设计师的作品和观察时尚潮流的走向，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要确定某种设计的一丝一毫是由谁原创的非常困难。

对于“朝阳”设计的休闲服上最具特色的珍稀图腾被剽窃改造的问题就更难定夺，配饰通常不在著作权保护之列，法庭检验的都是作品的整体概念与感觉，细分之下，很难一一申请专利。

既然没有办法可以宣泄怒气，惟一的喷火对象就只能是导致资料外泄的“朝阳”公司！因为，他的货品尚在起版过程，对手已经大量投入生产了，不是设计图故意外泄，又是什么！

不过，当他言及“朝阳”的设计图时，她的脸上并无

惊惶之色。或许 ,此人作秀一流 ,绝不会轻易露出马脚 ?
又或许 ,有人偷了她的设计图导致资料外泄 ?

感觉杜淮的脸冷冷的 ,安言识趣地说要回家。杜淮漫应一声 ,起身拿起搭在衣架上的西装外套 ,往厢房门外走去。

眼看他就要转出门口了 ,站在桌边的安言才猛然记起还未结账呢。天啊 ,现在相亲流行由女孩子埋单 ?安言很是尴尬 ,只得按铃叫来侍应 ,一边拉开手袋链子一边说 :“我要结账 ,请问多少钱 ?”

那个瘦瘦的侍应一下愣住 ,脸上的呆气比她刚才更甚。

“怎么了 ?”

门外的杜淮突然倒后一步 ,似笑非笑地瞄着她 ;安小姐 ,我是这儿的股东 ,记账就行。”

安言一窒 ,讪讪地把小银包放回手袋里 ,慢脚走了出来。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杜淮的红色跑车上 ,安言静静地坐着一声不哼。杜淮也没做声。这样的沉默没有令他觉得厌恶和不舒畅。车子驶了一阵子 ,他调开音响 ,是钢琴家 酞粤云隳的克劳汀幻想曲。

悠扬的音乐在车内萦绕 ,像一只“扑扑”颤动翅膀的

知更鸟 轻轻告诉车上的两个人 ,从今以后 ,他们在路上迎面之时 ,也不可能当做不认识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可以感性得无形式可寻 ,也可以是拟化和物化的。说到有意思 ,当然是前者。你略一思考 ,就会发现和某一些人在一起时 ,你不一定要言谈不休 ,不一定要刻意炫耀些什么 ,不必感受微风掠起他(她)鬓边黑发是否性感 ,不必透析他(她)眼中的惬意和疲惫再决定说些什么 ,你可以什么也不做 ,就这样和他(她)在一起 ,发呆。

不过 ,好像不能经常这样 ,如果能这样 ,会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如同此刻滋生在两人之间的这种未被挖掘的默契。是的 ,是未被挖掘。如果就此擦身而过 ,他们的默契 ,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曾经 ,更不会再想起这一刻 ,其实是美丽过的。

车子停在安家大门前 ,安言向杜淮微笑致谢 ,待他礼貌地回应后 ,立即转身步进属于安家的天地。望着她带着刻意的迅速 ,杜淮拧了拧浓眉 ,冷哼一声 ,启动车子向兰桂坊驶去。

圆

兰桂坊的“扶桑酒吧”首层三号厢房是杜淮和友人最常驻的落脚点。这伙年轻的男女，都是位居某机构高层的白领人士，白日在商场厮杀完毕，晚间多会聚集在这儿，尽情嬉笑怒骂，天马行空甚至愤世嫉俗……得意的时候，他们优雅从容而不失高傲地游曳在恣意而为的气氛中，用幽默而不失优雅的言词相互取笑。若遇失意之时，便横七竖八、脸红耳绿地瘫倒在暗红色的沙发或灰色的地毯上，尽情发泄，大声嘶叫，如同一群西装革履的另类怪物。

在这一隅，他们自诩隔绝了虚情和假意，脸上流露的都是本来的面目，毫无顾忌品味生命中仅余的乐趣。心底里，其实谁都明白，这儿每一个人既害怕寂寞又欣赏孤独，还看不起没内涵、没修养的人。

他们总是理直气壮地认为，挺拔、干练、睿智是自己早已具备的性格，渴望追求一些更深刻的东西。他们自以为明察世情，洞悉人心，然而，在某一天突然发现，所有的深刻大部分都包含在“自由”这二个大字里，于是忙